

Paulo Freir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卅週年版

受壓迫者教育學

保羅·弗雷勒 (Paulo Freire)◎著

方永泉◎譯

Pedagogia
do
Oprimido



受壓迫者教育學（卅週年版）

Pedagogia do Oprimido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 著

方永泉 譯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Copyright © 1970, 1993 by the children of Paulo Freire

Introduction © 2000 by Donaldo Macedo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hildren of Paulo Freire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受壓迫者教育學／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

著：方永泉譯。--初版。--臺北市；巨流，
2003〔民92〕

面；公分

譯自：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ISBN 957-732-196-8(平裝)

1. 教育-哲學, 原理

520.11

92014401

受壓迫者教育學(卅週年版)

原著：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原著者：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

譯者：方永泉

出版者：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封面設計：羅頌策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48巷5號1F

電話：(02)23695250・23695680

傳真：(02)83691393

劃撥帳號：01002323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 律師

電話：(02)29658212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57-732-196-8(平裝)

2006年3月一版三刷

定價：25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教育社會學叢書」系列

台灣教育社會學會 主編

01. 受壓迫者教育學 保羅·弗雷勒 (Paulo Freire) 著 方永泉 譯

獻給受壓迫者，以及那些與他們
一起受難和作戰的人

「教育社會學叢書」總序

一種學術的進步，要靠知識的累積與創新。一方面要累積既往學者研究的結晶，一方面則有待現在及未來學者的踵事增華，再求精進，與改弦易轍、突破創新。教育社會學自建立以來，遞嬗演變，流派浮沈，不知凡幾。眾家學者或本於獨創的思維，或由於特殊的社會境遇，或感於文化的衝激，或反動於威權的逼迫，或超脫結構的枷鎖，或本於結構順心呼應；於是用心於描述分析，或省思論證，或批判辯證，發為論文，著書立說，自成一家之言，傳誦不輟，成為經典名著。

從其方法分析，應是層層相因，有其脈絡可循，從其理論結構來分析，應是心理主觀與外在社會存在之間相互激盪的結果。

讀者學習教育社會學，如能循序漸進，依循歷史發展的脈絡，選擇代表性的名著一一研讀，深刻體會，將能認識整個教育社會學發展的全貌。惟欲窮究精研一學者經典名著之原意，每限於語文，至為不易，如能由學者社群共同合作，有系統地翻譯介紹，較為可行，也會帶給學習者較大的方便。

對過去經典名著詳加研讀，真正掌握原作者的原意與真諦，不僅可以保存教育社會學的精粹，也能夠體會教育社會學發展的來龍去脈，必將對於目前與未來教育社會學的發展與創新，產生很大的一種助力。台灣教育社會學會是結合全國教育社會學者的學術社群，可以說是集全國之學術菁英，各有不同國家的留學背景，接觸過不同的教育社會學界門派，可說是人才薈萃，不乏能夠把各名家學者之經典名著，以最忠實的態度，最精確的筆法將原著轉譯成本國文字，引介推廣於各位學者面前，達到「信、

達、雅」的境界。是故，從兩年前本會即策劃經典名著翻譯計畫。

另一方面，除策劃譯著之外，也同時策劃創作，使創作與譯作成為促進教育社會學發展的兩翼，相輔相成，驅使教育社會學起飛猛進。台灣教育社會學五十年來，經歷（一）萌發期；（二）紮根期；已進入（三）狂飆期。每一時期，在各學者前輩的努力鑽研之下，都表現與留下可觀的成績。如今由於社會的解構與重組，文化漸趨多元文化，教育改革風起雲湧，而改革亂象畢現，反教育改革也蓄勢待發，充滿矛盾、緊張與衝突，問題重重；而大學教育數量飆漲，研究人力充沛；更在資訊科技、生物科技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大趨勢之下，社會與教育都受到重大的衝激，而學校教育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成為教育社會學創作的契機。國內學者對此一情勢，向來敏感，正躍躍欲試於新的創作。如何鼓勵學者盡心於教育社會學專著的創作，也是本會的職責，故而在擴展本會半年期期刊《教育社會學研究》的發行之外，不僅鼓勵譯作，更支持專著的創作，合為「教育社會學叢書」的編輯計畫。

如今本叢書計畫正逐步執行，無論譯作或創作將陸續問世。為保證品質，對社會與歷史、學術負責，所有作品均經過相關學者專家嚴謹地審查。相信此一策劃的施行將為我們的教育社會學的發展帶來新局。

本次叢書的發行承各作者、譯者的用心，本會出版組同仁及編委會的認真執行，與巨流圖書出版公司楊董事長麗源、陳總編輯巨擘的大力協助，順利出版，至表感謝，希望本項計畫能夠順利，以實現本會之初衷，也希望學界及各界能不吝指正。

林生傳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台灣教育社會學會理事長

2003 年 08 月 25 日

目錄

「教育社會學」叢書總序／林生傳	i
出版者序（卅週年版）	001
多納度·馬賽多（Donaldo Macedo）序	003
理查·蕭爾（Richard Shaul）序	025
伊拉·索爾（Ira Shor）台灣中文版序	031
譯序：弗雷勒與《受壓迫者教育學》	039
前言	067
 第一章	
受壓迫者教育學辨正：壓迫者與受壓迫者間的矛盾， 以及這種矛盾是如何克服的；壓迫與壓迫者；壓迫與 受壓迫者；解放：不是一種恩賜，也不是自我的成 就，而是一種共同相互的過程	073
 第二章	
作為壓迫工具的教育「囤積」概念——它的預設—— 一個批判；作為解放工具的教育「提問」概念——它 的預設；「囤積」概念與師生矛盾；「提問」概念與 師生矛盾的超越；教育：一個相互的過程，是以世界 為其媒介；人們即未完成的存在，他們覺察到本身的 不完美，而試圖變得更為完整與人性化	107
 第三章	
對話學——教育的本質即自由的實踐；對話學與對 話；對話與計畫內容的尋索；人與世界的關係，「衍	127

生課題」，與教育計畫的內容即自由之實踐；「衍生課題」的探究及其方法；藉由「衍生課題」達到批判意識的甦醒；探究的不同階段

第四章

反對話學與對話學構成了文化行動理論中的對立理論：前者即壓迫的工具，後者即解放的工具；反對話行動理論及其特徵：征服、分而治之、操控與文化侵略；對話行動理論及其特徵：合作、聯合、組織與文化統合

出版者序（卅週年版）

這本書是紀念《受壓迫者教育學》出版卅周年的版本。自從 9
第一版問世以來，這本革命性的著作已經不只二十刷，而且在世界各地銷售了超過七十五萬本。

在其第一版的序言中（也包括在這本書中），蕭爾（Richard Shaull）寫道：

在這個國家中，我們逐漸認識到弗雷勒（Paulo Freire）的著作，但是至今為止，我們仍然從其對於第三世界成人不識字者教育的貢獻來考量。然而，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地來看時，我們也許會發現到他的方法論與教育哲學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是與對拉丁美洲窮人一樣重要的。後者為了成為自由的「主體」且能夠參與社會改造所作的奮鬥，在許多方面都與黑人和墨裔美國人的奮鬥類似，也與美國中產階級青年群眾的努力相仿。……職是之故，我認為英文版《受壓迫者教育學》的出版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大事。

這段話可說頗有先見之明。在我們現今這個技術發達的社會中，弗雷勒的書對於教育工作者相當具有啟發性。在這個技術發達的社會中，常常將個人（特別是對那些弱勢者）制式化，使其陷入嚴格僵化的服從之中，一個新的底層階級被創造了出來，我們因

此必須更深思地、更積極地對於此種情境作出回應，這是每個人的責任。這正是蘊藏在《受壓迫者教育學》深處的訊息。

時代變遷，態度與信念也會隨之改變。這本書的翻譯經過了一些修訂——這本書是最新的排版——以反映出解放與涵蓋性語言之間的關連性。此外，我們也加上了馬賽多（Donaldo Macedo）所寫的重要序言。

這本經過修訂的卅週年版本，代表了《受壓迫者教育學》這本著作的新式表達，而這本重要的著作將會一直激發、形塑著各處教育工作者與公民的思考。

多納度·馬賽多 (Donaldo Macedo) 序

當我在 1971 年時首次讀到《受壓迫者教育學》時，我從來 11
作夢也沒有想到，十年後，我竟然會與這本書的作者，弗雷勒 (Paulo Freire) 有著緊密合作的機會——這樣的合作延續了十六年之後，一直到弗雷勒於 1997 年 5 月 2 日逝世為止。我從來也沒有作夢想過，今天我竟然有這個榮幸來為《受壓迫者教育學》這本書卅週年的紀念版來寫序言。而這本書，依照阿諾維茲 (Stanley Aronowitz) 的講法，「它已然符合了一部『經典』的標準」，因為「它超越了其自身及其作者所處的年代」。

我到現在還依稀記得年少時與《受壓迫者教育學》的初次邂逅。我當時是一個來自維德角群島 (Cape Verde) 殖民地的年輕人，當時的我，困惑於文化認同的重大問題，渴求著能夠打破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所加諸的限制。當我讀到《受壓迫者教育學》時，它給了我一種語彙，可以去批判地理解那些緊張、矛盾、懼怕、疑慮、希望和那些「被擱置」的梦想，而這些過去早已是我植入性、殖民性文化經驗中的一部份。閱讀《受壓迫者教育學》也給了我一種內在的力量，讓我可以有勇氣開始超越自己的殖民經驗：這種殖民經驗幾乎造成一種文化上的精神分裂，存在的卻看不見，看見的卻不存在。我在美國時也曾經歷過這種情境，在這種情境中裡，人們玩著兩個世界、兩種文化與兩類語言之間權力的不對稱。閱讀《受壓迫者教育學》更給了我一種批判的工具，讓我可以去反省、理解，當我們立足於殖民者與被殖民間兩

者間緊密卻又脆弱關係的邊緣時，這又到底代表了什麼意義。

- 12 弗雷勒對於教育中主流的囤積模式（banking model）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因而產生了他關於提問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的民主計畫。弗雷勒所講的提問式教育是指「所有人們都可以發展出來其對於存在世界之方式進行批判覺察的力量，而他們正是以此力量並且在這個力量中去發現他們自己；他們開始不再將世界當成是一種靜態的現實（static reality），而是當成一種不斷進行改變之過程中的現實」。對我而言——也對其他所有生活在一種外加的同化政策下並且屈從的人們來說，這提供了一條路，透過這條路，我們開始了解到何為文化的發聲（cultural voice）。這個過程總是與苦痛和希望有關，透過這個過程，讓我們能從一個被迫的文化販子，達到所謂的主體性。社會原先將我們當成是一個疏離的客體，但透過這個過程，我們卻可以超越這樣的位置。

因此我有些在維德角（也包括大多數集權主義的國家）的朋友，當他們被抓到正在讀《受壓迫者教育學》時，往往會受到一些不人道的懲罰，包括監禁在內，這其實是不足為奇的。我又回想起，在波士頓遇到一個來自南非的學生，他告訴我說，當地的學生會影印《受壓迫者教育學》其中部份的章節，並且又傳閱他們的同班同學和同輩。有時候，等著傳閱弗雷勒作品的人很多，他們就會花上幾個禮拜的時間來等待。這些學生（還包括了中美洲、南美洲、坦尚尼亞、智利、幾內亞比索其他國家等處的學生）努力地想要推翻專制政體與壓迫，他們都熱情擁抱著弗雷勒及其解放的計畫。因為弗雷勒的作品有著這樣的影響力，這也難怪當弗雷勒成功地教導了巴西的農民閱讀之後，卻使得他鐐鐃入獄，甚至因而流亡了一段很長時間。世界各地的受壓迫群眾都認

同弗雷勒對於那些扼制數以百萬計之貧窮人們的譴責，甚至也包括了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的人們在內。後者可能生活在一個原先應該很富裕豐饒的國家中，但仍然遭受了饑饉的非人待遇。

弗雷勒對於壓迫的譴責，不僅是一種智力的遊戲，就像是我們常常在那些貌似自由份子，但實際上是假批判的教育者身上所發現的一樣。弗雷勒在批判壓迫結構時所展露的智慧光芒與勇氣，其實是植根於一種非常真實的具體體驗，就如他在《致克里斯汀娜的信》（*Letters to Cristina*）所提到的：

它是一種非常真實與具體的饑餓，但是卻沒有確定的時間可以脫離這種狀態。即使我還沒有饑餓到像某些人的緊急程度，但是我知道這種饑餓經驗不是那種剛經過扁桃腺手術的經驗，也不是像節食的經驗一樣。相反的，我們的饑餓來臨時，它是沒有事先告知的，也是未經公開的，在可見的未來裡，它似乎也沒有終結的可能。我們的饑餓還算是緩和的，如果這種饑餓不是像我們的一般緩和，那麼它將會佔據我們整個身體，使我們的身體變得瘦骨嶙峋，包括腿、臂與手指都會變成皮包骨。我們同班同學之中有許多人經歷過這種饑餓，而且到了今天，它仍然使得數以百萬計的巴西人受到折磨，每年都有許多人死於饑饉。¹

13

因此我們可以說，《受壓迫者教育學》真正是奠基於弗雷勒的親身體驗。

1. 弗雷勒，《致克里斯汀娜的信》（New York: Routledge, 1996），p. 15。

雖然出身於中產階級的家庭，但是孩提時的饑餓經驗卻使得弗雷勒能夠認同並發展出「與那些市郊貧民區兒童之間的團結關係」²，而且另一方面，也使他能夠了解到「即使饑餓賜給我們團結……即使我們都要去追求生存，因而使我們能夠連結在一起——但是我們這些中產階級家庭的兒童仍然擁有玩耍的時間，而這對於那些貧窮兒童來說，卻使得我們仍然被當成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只是偶然落入了他們的世界而已。」³就是這種對於階級界限的理解，使得弗雷勒無可避免地對於一個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採取了斷然拒絕的態度。

雖然某些後現代主義的流派可能會刻意忽略弗雷勒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中對於階級的詳細分析，但這要不是出自學術的不誠實，就是一個重大的錯誤，誤以為我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是一個無階級的世界。雖然弗雷勒非常了解，「物質的壓迫與情感上的投入將受壓迫團體與宰制的邏輯連結在一起，這種現象其複雜性並不能在單一階級鬥爭的邏輯中即可理解，」⁴但是他一貫認為，我們若要對於壓迫進行徹底的理解，就必須迂迴地透過某種形式的階級分析才能達成。

一直到弗雷勒逝世前，他一直都是充滿勇氣地去譴責新自由主義的立場，認為後者反會促成歷史終結及階級終結的錯誤觀念。弗雷勒一向視歷史為可能性（possibility），「了解到歷史是充滿著可能性的時間，而不是無法改變的命定——從宿命的觀點

2. 同前註，p. 21。

3. 同前註。

4. 吉胡（Henry A. Giroux），〈基進教育學與受教者的希望：追憶弗雷勒〉（“Radical Pedagogy and Educated Hope: Remembering Paulo Freire”），打字稿。

來看，未來充滿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它也不是已經決定的。」 14

⁵ 以同樣的方式，弗雷勒也繼續拒斥任何主張階級鬥爭已到終結的說法。他一方面繼續修正他早年的階級分析，但在理解壓迫條件的過程中，他從未放棄過以階級作為一種重要的理論概念，也從未輕忽過階級的重要性。在弗雷勒最後到訪紐約時，我和他之間曾有一段長時期的對話——事實上，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在一起工作——他再一次的說，雖然我們不能將每件事都化約到階級，但是階級仍然是一個有助於我們理解壓迫之多重形式的重要因子。當那些後結構主義者或許想要主張階級分析已到盡頭時，他們也仍然必須去解釋為什麼會有一些人間慘劇的發生。弗雷勒甚至舉了一個例子，那就是在巴西的東北部有一個家庭，竟然從垃圾的廢棄物中找尋一塊截肢的人類胸脯，作為他們星期天的午餐。⁶

弗雷勒也從不接受「後結構主義中將那些作為壓迫基礎的階級、種族與性別等多種形式，轉譯主體立場的論述空間」的看法。⁷ 他一向承認多重因素分析的理論複雜性，而且從未低估過階級所佔的角色重要性。例如弗雷勒即排拒一種本質論的取向，這種本質論取向誤將所有的分析都化約到單一的種族因素上。舉例而言，那些同化於殖民者文化價值的非洲裔官員即構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他們與其他大多數民眾無論在意識型態的文化價值和期許上都有所不同。相同的，如果我們將所有非裔美國人都看

5. 同前註。

6. 弗雷勒和馬賽多，《事關意識型態》（Boulder CO.: Rowman & Littlefield），將出版。

7. 吉胡，〈基進教育學與受教者的希望〉（“Radical Pedagogy and Educated Hope”）。

成一種單一性的文化群體，其中沒有任何明顯的差異，那其實也是錯誤的看法：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湯瑪斯（Clarence Thomas）雖然是黑人，但他卻投身於白人的保守陣營。類似的鴻溝也存在於那些非裔美國人廣大群眾（他們依舊屈身於或是侷限在自己的貧民區內），和那些中產階級的非裔美國人（從某個意義上來說，他們已經背棄了那些群眾）之間。我想起我和一位金恩博士的友人之間的討論（他在 1960 年代時曾經加入過金恩博士所帶領的終止種族隔離與壓迫的運動），在我們的討論中，這位金恩博士的友人評論說：「多納度（本文作者的名字），你是對的。我們現在所使用的一些語句都只是委婉地表達，如『經濟上的邊緣』（economically marginal），而儘量避免使用到那些尖銳的字眼，像『壓迫』。我必須承認，當我受邀到一些機構去發表有關這個社群之議題有關的談話時，我常會感到不太自在。事實上，我已經有超過二十年的時間沒有到過這些地方了。」在他已功成名就，並且又遷移到中產階級的現實中後，這位非裔美國人變成了一位紳士，他開始和那些仍居住於貧民區的其他非裔美國人之間產生了距離。

15

在我最近與一群學生的討論中，有一位年青的非裔美國人，目前正在就讀常春藤的大學名校。他告訴我，他的父母在投票方面通常與白人中產階級是一致的，即便長期來看，他們的投票結果對於大部份的黑人來說是不利的。所以在此我們再一次看到，種族，其實並不必然是一種聯合的力量。

弗雷勒從來未放棄過他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中所形成之有關階級分析的立場。然而他這些年一直在繼續的，就是不斷重構他早年的立場，尤其是可見之於我們所合著的《事關意識型態》（*Ideology Matters*）這本書中。例如，在該書中弗雷勒認為「我